

富平的柿子红了。

秋天的渭北高原,是被遍野的柿子染红的。穿行在富平乡间的任何一条路上,或远或近,都能看见星辰般点缀在枝叶间火红的柿子。不说那成片连畔的柿子林,就是清瘦的原野上乍现的一棵孤立如伞的柿子树,在深秋的渭北也能成为一个吸引我的风景。

在2483年前,富平县叫频阳县。时值东周,频阳归当时的秦国所管辖。滻海桑田,雄关漫道,历经岁月更迭,穿越历史风雨,富平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扭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北上南下,东进西联,引项目、建园区、兴产业,努力补齐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扶贫脱贫和生态建设的短板,坚持发展、民生、稳定、作风四个底线,聚焦富裕、和谐、美丽建设目标,开创了富平百年来少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焕发出了灿烂的光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陕西省的第一人口大县,按既定目标,再过两个多月,富平县即将彻底摆脱贫困,出列全国贫困县的行列,用几代人的智慧,在石川河畔创造了一个可以与轩辕黄帝“荆山铸鼎”相媲美的传说。

时隔几千年,在距离黄帝当年铸鼎的荆山村所毗邻的石川河上游,走出了一位被开国领袖毛泽东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习仲勋襟怀坦荡,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富平,作为陕甘宁边区照金革命根据地,县域内遍布红色基因,富平县委县政府带领80多万富平人,意气风发,秉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时刻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撰写的调研报告《富平县绿色发展之路》显示:改革开放40年,富平县总体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富平GDP仅为2.1亿元、人均GDP只有350元。2017年全县GDP和人均GDP分别上升至144.48亿元和19190元,分别增长68.8倍和54.8倍,年均增长11.5%和10.8%。按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至2017年GDP年均增长10.6%,这些指标都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富平坚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新变化。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10平方公里扩展到20平方公里。城市管理趋于规范,城市品位日益提升。“气化富平”覆盖城区园区,330KV输变电工程投产运行,城乡基础和面貌明显改善。截至2017年,富平城镇化率已提升至40.5%,这几乎是2014年的两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富平按照“融入西安、富阁同域、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的发展战略和“做大城市、做好镇集,做美社区”的工作思路,强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着力打造“清水大绿、生态宜居新富平”。据渭南市委常委、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介绍,他们这几年建设城镇化的理念,就是遵循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绿色发展思想,一是拓框架:新建荆山大道、怀德大街等主干街路28条,硬化背街小巷72条,城市道路总里程60公里,城市环线实现闭合,初步形成了“五纵六横”的城市道路框架。二是提品位:实施了“两河一路”提升改造。目前温泉河湿地公园、石川河生态公园已建成开放,成为县城,乃至渭北高原上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三是强推进:庄里、淡村等重点镇建设对标中心城区,一手抓改造工程,一手抓城区管理,不断提高小城镇现代化水平和群众的城镇化意识。

富平不光是陕西省的第一人口大县,也是一个农业大县。

而今的富平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国家级的墨玉之乡、石刻之乡、陶艺之乡、奶山羊之乡、柿子之乡、柿饼之乡、早中熟苹果之乡、琼锅糖之乡……还是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镇级小城市综合改革实验区及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试点国家和陕西省改革试点区。尤其是富平柿饼、流曲琼锅糖、富平甜瓜、富平墨玉、富平羊奶奶、富平九眼莲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富平的区域位置,决定了它的发展之路。这个伫立在渭河平原与渭北高原的接壤地带的富庶太平之地,气候宜人,四季干湿冷暖分明,物种丰富,素有“九峪肥田”之称。经历了多年的思考,富平最终确定了一个绿色发展之路。

截至2017年,富平发展各类农业园区38个、规模养殖场区460个,栽植苹果26万亩、柿子25万亩、设施瓜菜10万亩,奶山羊存栏58万只;有涉农龙头企业58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97个、家庭农场613个,“陕富”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与此同时,富平县在绿色发展的大主题下,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可喜的势头。尤其是2012年富平县进入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圈以后,他们没有坐等馅饼,没有盲目冒进,而是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为着眼点,面向市场,集中发力。顺势设立了富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富阁产业合作园区,倾力打造大西安副中心城市和关中城市群新增长极,成为大西安万亿级工业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构想,不能不说是一个凭借地理优势,打破区域束缚,凌空出世的大手笔。短短3年,一个从石川河北岸成长起来的高新区,已经有中国能源集团、宝能集团、圣唐乳业、星美新能源、韦加无人机等12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由中国能源集团投资兴建的神华富平电厂,是一个绿色低碳的热电

联产示范项目。企业的烟气协同治理、“四塔合一”布置等技术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首例。同时,富平热电厂的运营,也成为富平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

圣唐乳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羊乳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刚刚投产的圣唐乳业,每天要处理鲜羊奶500吨,年产羊乳粉2万吨。他对富平经济的作用,不仅仅是繁荣和纳税。他在富平的刘集镇建有一个占地2000亩,全国首家奶山羊有机牧场。两年前,这个牧场还承担了国家948重大课题,从法国引进阿尔卑斯奶山羊胚胎和冷冻精液,成功培育出国内惟一全新品种“黑白花”奶山羊。

富平的柿子产业,主要分布在北部沿乔山南麓一带的几个乡镇。富平县林业局工程师王景岗说,富平县为鼓励农民优化产业结构,广栽富平尖柿,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贫困户每栽一亩柿子,补助400元。其他人,每栽种一亩柿子,县上补助300元。计划到2020年,全县种植柿子的面积要达到30万亩。实现40亿元的收入。不光要确保种植面积,县上还要借助现代科技在深加工上用力。不光要加工柿饼,还要生产柿子醋、柿子酒、柿子果脯、柿子冰淇淋等产品。

地处金盆山南麓的曹村镇,可以说是富平最早栽植柿子树,发展柿子产业的乡镇。这是一个秋阳灿烂的午后。在太白村一个柿子园里,十几个柿农正在有条不紊地采摘柿子。按年景说,今年是这个柿园的大年。看着笑开了花的柿农,曹村镇副书记殷都兴显然有些兴奋。他指着不远处的金盆山说,曹村这一带,海拔都在1000米以下,光照条件好,柿子含糖量和成熟度比其他地方好。同样是加工柿饼,曹村的柿子三斤七八两,就能加工一斤柿饼。平原地区,加工一斤柿饼,少说也得四斤鲜柿子。

曹村镇是一个大镇,常住人口有4.5万人。从2011年新一轮栽植柿子树开始,也就六七年时间,曹村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栽了柿子树。家里有十几亩柿子的人,至少在2000户以上。自然,曹村的400多个贫困户,也都靠柿子脱了贫。除了种柿子,曹村每家还种有花椒。殷都兴扳着手指头,又给我算了一笔账。今年的花椒每斤40多元,每亩花椒折200斤计算,至少收入8000元。眼下,曹村的花椒和柿子面积差不多,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咋说都在10万元。说到今后发展,殷都兴不假思索地说,曹村有唐丰陵、有贾岛墓、有书院遗址、有渭北刀客文化,有柿子博物馆……我们要打造一个以柿子为主题的风情小镇,正在招商引资,发展农家乐,先把乡村旅游搞起来。

“霜降返壑,风落木归山。”富平柿农的脸都被火红的柿子映照得通红,尽管天气逐渐变冷了,可富平人的心里,却总是暖烘烘的。他们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滞下来,他们笃信习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道理。昨天,曹村镇那个年轻的副书记还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忙打听一下,曹村镇柿子种植、加工整体申报非遗项目的事宜……

## 竞逐碧空

□陈 新

这是2017年5月5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经过79分钟的飞行,C919飞机于当天下午3时19分平安返回,降落到浦东机场上,人们欢呼、鼓掌,并热烈拥抱。

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董事长的金壮龙,时任中国商飞总经理、现任董事长的贺东风,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等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因为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之一,是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步一步成功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重器。C919的研制以中国团队为核心,设计、总装、试飞、销售等关键环节,都掌握在中国商飞人手里。

在中国商飞成立不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张庆伟与金壮龙:中国商飞公司要研制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关于这个问题,张庆伟说了不算,金壮龙说了也不算,但吴光辉的话却有分量。因为吴光辉是中国商飞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

2008年7月3日,由吴光辉组织并邀请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外47家单位468位专家,组成了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成立了由20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大型客机专家咨询组,开展了大型客机联合论证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论证,决定要研发的首款大飞机为单通道常规布局150座级大型客机。

最后为这款飞机的机型代号取名为“COMAC919”,简称“C919”。“C919”这几个字符具有如下含义:“C”是China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飞英文缩写COMAC的首字母;“C”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中国立志要跻身国际大型客机市场,与Airbus(空客)和Boeing(波音)一道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鼎立的格局。

C919定位为干线客机,主要在大城市之间运营,起飞重量为70多吨,对于ARJ-21这样的支线客机来说,是大飞机,因为ARJ-21最大起飞重量为40多吨。但在干线家族中,C919则属于“小”飞机。

C919有效载荷20.4吨;巡航速度0.785马赫;最大飞行高度12100米;标准航程4075公里,增大航程5555公

里的C919,从传说、图纸,到模型,一路走来,留下了多少悬念,多少期待,此刻在动力的牵引之下亮相于人前,在欢呼声中走过泪奔奔涌的人从,走到厂房门口,完美地展现于蔚蓝的天穹之下……

这是C919的下线之路,这条路又何尝不是C919项目团队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轨迹。

从初步设计到详细设计再到机体制造,从机体部装到整机总装再到飞机下线,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地走过了7个年头,也让人中国现代工业的腾飞开始了起步。

在国产大飞机风雨兼程的研制之路上,C919首架机总装下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C919达到可进行地面对试验的状态,这为下一步首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了型号,要实施并不容易。

事实上,金壮龙接手的中国商飞甚至比三年前成立时还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因为就在中国商飞原领军者张庆伟调任河北、新董事长虚位以待之际,中途接盘的国产喷气支线飞机ARJ21研制进程爆出再度拖延、在2012年完成取证并向客户交付首架飞机的目标落空的消息。这也引起了国际上飞机制造者同行的嘲笑和ARJ21客户的信任危机……

这是C919踏上机场跑道的一小步,但却是中国大型客机启动腾飞步伐的一大步。每一个中国商飞人的心都激动得怦怦跳动。

相比于身边匆匆掠过的如鸟儿飞翔的国外民航班机,滑行是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功。但对于一架全新研制的飞机,C919将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完成行走,如稚童学步,其实也不容易。因而,人们既高度关注,又紧绷着神经。

这看上去顺理成章不上难的滑行,

仅只是滑行,C919却在启动发动机之后,像个懒惰的孩子,仅走了十几米,便停了下来,走不动了。

C919这是怎么了?蔡俊这是怎么了?你是老飞行员了,何况今天不是让飞机飞,也不是让你当飞行员,而仅仅是像开汽车一样当个驾驶员呀,怎么就把飞机开不动呢?

见状,身为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的吴光辉很着急,也很尴尬,更困惑:不就是个滑行吗?也这样难?

其实,吴光辉错怪了坐在驾驶舱里的试飞员蔡俊和首飞机组的成员们。

不是不想走,而是C919的刹车系统调参不太好。如果继续滑行,可能导致起落架折断甚至机身受损。

蔡俊是一个懂飞机的技术型试飞员,在滑行的过程中,他的第一脚刹车,就感觉到了问题——飞机有点啃刹车。刹车系统是飞机在地面减速的重要手段,如果刹车不好,飞机在滑行和降落时,可能会有冲出跑道的危险。

为了确证自己的判断,他又来了

几个比较小的速度,一级两级三级五级地试验,结果证明刹车系统调参确实有问题,便与机组人员商量后,决定终止滑行试验。

当晚,试飞中心紧急召开了故障分析会。幸运的是,一天之内,就找到了原因:问题出在供应商合作的软件之上。只要与供应商合作修改软件,问题应该就会迎刃而解。

之后,经过与供应商几个月的反复沟通和测试,同时对C919首架机的刹车性能进行细致调整之后,2017年4月22日,C919首架机在进行高速滑行时,抬起了前轮,和整个中国的大飞机事业一样,在经历了第一步的挫折和艰难的摸索与等待之后,从容地抬起头,向着蓝天的方向,蓄势待发。

滑行顺利,首飞在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17年5月5日下午,浦东国际机场滑行跑道上,C919终于迎来了它的首飞。

13时42分,C919滑行到第四跑道上,等待。

13时45分,飞机防撞灯开启。

13时53分,万众瞩目的C919,作好了飞上蓝天的准备。

14时00分,在宣读完首飞放飞评审意见后,民航局颁发了特许飞行证。首飞指令下达。

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是一瞬间,便轻盈地飞上了蓝天。

一项伟大的事业起步于崇高,追逐于理想,但过程却甚为艰难曲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屈不挠、艰苦奋进、砥砺前行。

总体方案自定、气动外形自主设计试验并完成、机体设计试验制造自主完成,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空气管理系统等由美国通用、柯林斯、霍尼韦尔等国外知名供应商与中方企业合作生产完成……

一款货真价实的国产大型客机首飞成功,C919,这是中国人的荣光!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歼-10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云破雾,时光流转,经过了47个春秋,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取得重大历史突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C919的成功,不只是一个机型的成功,而是中国科技实力的高度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成功。

**波澜壮阔40年,昂扬奋进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崔家沟和宁家沟同在费县南部山区,一个在望海楼子山东边,一个在北边,两个村子都属于老虎山系,其地理环境可以说从竹席上滚到地上——几乎没有多少差别,宁家沟有山、有岭、有沟、有河,崔家沟也一样都不少。

### 要小康靠中央

崔家沟,山环沟绕,村居大部分散在岭头或山坡上,全村分成15个自然村,这样的山村在沂蒙山区比比皆是,从自然环境看,崔家沟的山是秃的、岭是荒的、沟是干的,相对贫穷一些。

精准扶贫前的崔家沟人生活有多难?当地流传的一段民谣勾画出既形象又概括的图案——吃水难、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娶媳妇更是难上青天。

一方水土已经养不起一方人,整个崔家沟530户,房子常年空着的接近200户。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多人走出大山,中青年劳力多数举家在外打工讨生活。人均占有山地虽然不少,但是光靠种点庄稼远远不能让整个家庭脱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指出,“要紧紧拉住老区人民的手,绝不能让老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

按照中央、省、市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和崔家沟实际,费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实施崔家沟异地扶贫搬迁项目。项目区涉及530户1670人,其中贫困户260户768人。

新型居住社区建设确保“搬得出,稳得住”。崔家沟村就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整合土地增减挂钩、易地扶贫搬迁、行业社会扶贫、危房改造等资金1亿多元,在乡镇驻地高标准打造了崔家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260户贫困户零负担入住,最大户型负担不超过3万元。至2016年3月份,崔家沟1670名村民完成整村搬迁,从祖辈居住的深山,搬进了15公里外的滨河社区。

如今的崔家沟已是旧貌换新颜,曾经荒凉贫瘠的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全国产业扶贫现场观摩会、全省脱贫攻坚现场会和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相继在这里召开。崔家沟人总结出一句话:要小康靠中央。

### 要致富靠支部

那个时候,跟崔家沟情景相似的宁家沟村却没有向贫困低头,他们没有等待观望,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就开始向贫困宣战了。

宁家沟跟崔家沟一样是个多山多沟的山村,全村分成24个自然村,比崔家沟还多9个,也就是宁家沟的环境比崔家沟还差一点。全村分散在33座山梁、11条山沟里。原本长满大树的山沟,在1958年“大跃进”时全被砍光了。粗壮的大树都炼成了钢铁。到了70年代末,宁家沟已经是一片荒山秃岭了,人均年收入几十元,过着“吃粮靠救济,花钱靠母鸡”的日子。70年代初期孙士元出任村支书的时候,总结了几句能反映出宁家沟特点的话:“出门靠走,种地靠手,点灯靠油,通信靠吼,治安靠狗。”这跟崔家沟没有多少差别。

这种日子已经持续了不少年,村民似乎已经习惯了,可孙士元受不了。他记得父亲跟大军上前线时说的一句话:跟着共产党就能过上好日子。如今自己是共产党员了,而且是村党支部的支书,有责任带领全村人民过上好日子。

上任那天,他沿着24个自然村把全村的地理情况看了一遍。他算了一笔账:全村1170人,散居在近8平方公里的山梁上。由于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荒山面积却多达7000多亩,人均6.5亩荒山。这就是宁家沟的希望!

目标有了,